

〔法〕萨 特 / 著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萨特论快乐的自我

OPINON ON DISCUSS HAPPY



在人的整个一生中，生命叫喊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快乐是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

——萨 特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法〕萨 特 / 著

吴生军 / 编译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萨特论快乐的自我

OPINON ON DISCUSS HAPPY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向阳, 刘晓建编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ISBN 7-5385-2786-9

I. 世… II. ①向…②刘…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705 号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书 名: 萨特论快乐的自我

主 编: 向 阳 刘晓建 封面设计: 鲁 冰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0431—5640624)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5-2786-9/G·1924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266 千字

印 张: 196

定 价: 750.40 元

本 册: 26.80 元

出版说明

21 世纪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新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这个泱泱大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复兴。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是基于此，我们想到了要出一套世界大师的学术名著思想丛书。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中国，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大多有单行本，各家出版的目的也不同，亦各有自己的系统，体例上也不完全统一，如今我们本着学术名著大众化、通俗化、实用化的原则，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编译，对原著的序跋予以删除，统一体例。相信读者朋友们懂得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们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理论水平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对于丛书有欠水准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第一篇 自 欺

1. 自欺和说谎 (3)
2. 自欺的行为 (11)
3. 自欺的“相信” (23)

第二篇 自为的直接结构

1. 面对自我的在场 (31)
2. 自为的散朴性 (38)
3. 自为和价值的存在 (44)

第三篇 与他人的具体关系

1. 对待他人的第一种态度:爱、语言、受虐色情狂 (60)
2. 对待他人的第二种态度:冷漠、情欲、憎恨、
性虐待狂 (78)
3. “共在”和“我们”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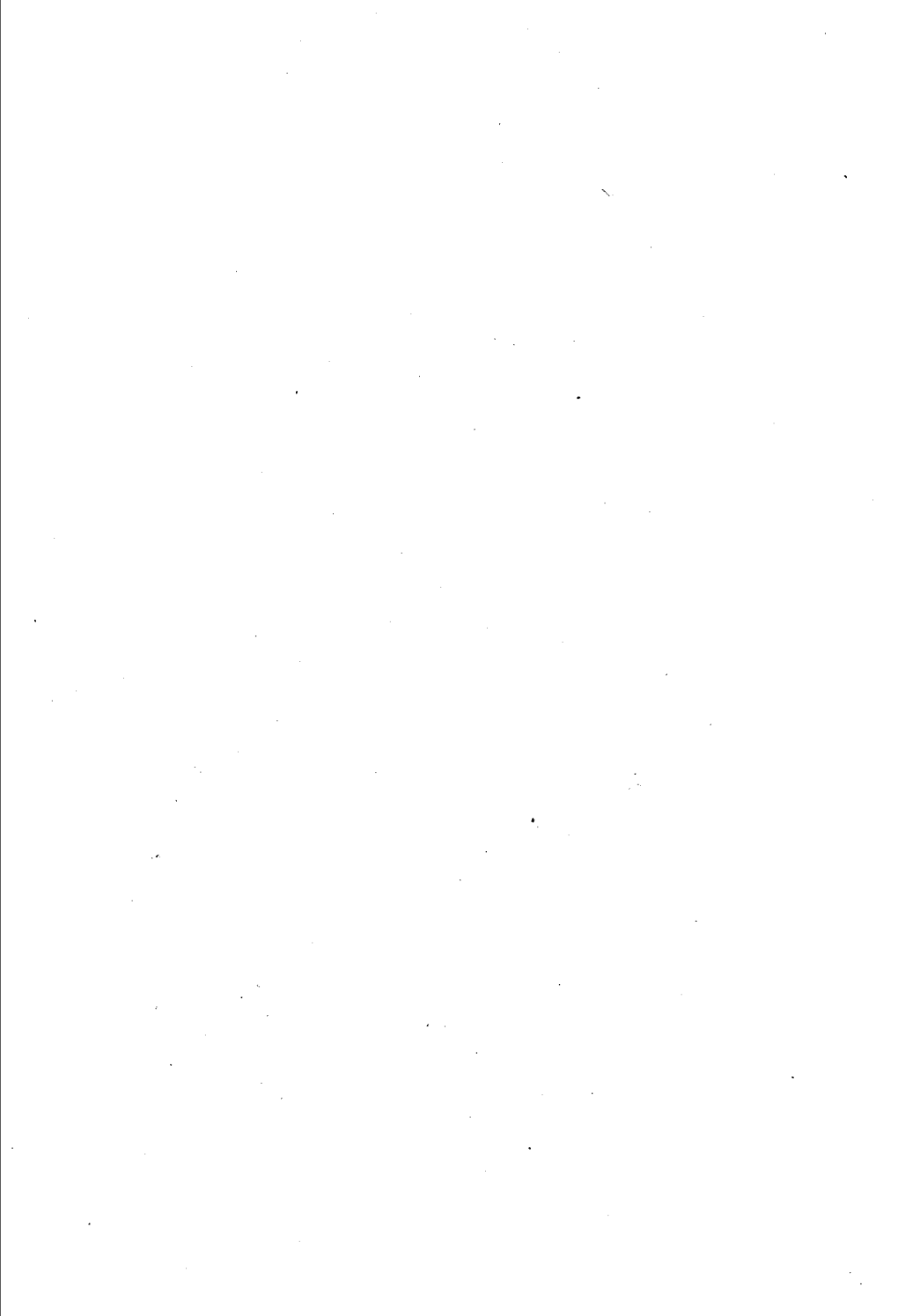
第四篇 作为和拥有

1. 论揭示了存在的性质 (137)

第一篇

自 欺





1. 自欺和说谎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使否定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采取针对自我的否定态度的存在。他们在世上从生到死都只不过意味着一个“不”字。另一些人为了把“不”带进他们的主观性本身之中，他们作为人类一员，仍然是把自己构成为永恒的否定：舍勒称之为“怨恨的人”的意义和职能，正是这个“不”字。但是有一些更微妙的行为，对它们的描述将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意识的意义：讽刺就是这样的行为。在讽刺时，人在同一行为的统一中消除他提出的东西，他提供要人相信的东西为的是不被人相信，他的肯定是为了否定，而他的否定则是为了肯定，他确立了一个肯定的对象，但是这对象只不过是它的虚无。自我否定的态度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一个新问题：人在他的存在中应该是什么，才能使自我否定成为可能？但是问题是不可能在其普遍性中采取“自我否定”的态度。能安排在这个名目下的行为是太多了，以致我们有可能只抓住了它的抽象形式，应该选择并考察一种被规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质上是属于人的实在的，而同时又像意识一样不是把它的否定引向外部，而是把它转向自身。这态度在我们看来就应该是自欺。



人们经常把它与谎言相比。人们把一个人表现出来的自欺与他自己说谎混为一谈，在直接区别对自己说谎和仅仅是说谎的条件下，我们将出于承认自欺就是对自己说谎。说谎是一种否定的态度，人们会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这种否定不是关于意识本身的，它针对的只是超越的东西。说谎的本质在于：说谎者完全了解他所掩盖的真情。人们不会拿他们不了解的事情来说谎，当人们散布自己也受其骗的谬见时，他们没有说谎，当人们被欺骗时，他们没有说谎。说谎者的典型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意识，他在自身中肯定真情，而在说话时又否认它，并且为了自己否认这个否定。这双重的否定态度是针对超越的东西的：被陈述的事情既然是不存在的，那它就是超越的，第一个否定是针对于一个真情的，就是说针对于一个特殊类型的超越。至于我为自己而对于真情所做的内心的否定，则是针对话语的，即针对世界的事件的。说谎者的内心安排是肯定的：这安排将能成为肯定判断的对象：说谎者有欺骗的意向，他既不企图隐瞒这个意向，也不企图掩饰意识的半透明性；在涉及决定下一步的行为时，他正是参照这个意向，这个意向对所有的态度明确地实行调节控制。至于要说真情（“我不想欺骗您，我发誓这是真的”，等等）这被宣布出来的意向，也许是一个内心否定的对象，但是说谎者同样不承认它是他的意向。这意向被表演、摹仿出来，这是说谎者在他的对话者眼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意向，但是这个角色，显然因为他不存在，而是一个超越的东西。说谎不牵涉现时意识的内在结构，构成说谎的所有否定都是针对那些根据这个事实从意识中产生出来的对象的。说谎不需要特殊的本体论基础，而一般的否定存在所要求的那些解释在欺骗的情况下总是有效的。也许我们已给典型的说谎下了定义；也许说谎者相当经常地会或多或少成为他的谎言的牺牲品，他对它半信半疑；但是说谎的那些通常的和普遍的



形式同样是一些蜕化了的状态，它们代表一些说谎和自欺之间的中介物。说谎是一个超越性的行为。

但是说谎就是海德格所谓“共在”的正常现象。它设定我的存在，别人的存在，我的为他的存在和别人的为我的存在。设想说谎者应该完全清醒地谋划谎言；以及他应该对谎言和被他篡改了的真情有完全的理解，应该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这只要一种不透明性从原则上向别人掩盖他的意图就够了，只需他人能够把谎言看作真情就够了。通过说谎，意识肯定了意识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对他人隐藏着的；它为自己的利益而运用了我与他人之我这本体论的二元性。

如果自欺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就是对自己说谎，那么说谎对自欺而言情况就不可能是相同的了。对自欺的人而言，关键恰恰在于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真情或把令人愉快的错误表述为真情。因此自欺外表看来有说谎的结构。根本不同的是，在自欺中，我正是对我自己掩盖真情。于是这里不存在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的二元性。相反自欺本质上包含一个意识的单一性。这并不意味着自欺不能被“共在”制约，就像人的实在的一切现象那样，但是“共在”只能在被表现为一个自欺允许超越的处境时才能够诱发自欺；自欺不是从外面进入人的实在的。人们不承受自己的自欺，人们不受它的感染，它不是一个状态。但是意识本身对自欺感到不安。需要有一个自欺的原始意向和谋划；这谋划意味着如前那样理解自欺并且意味着（对）意识（的）反思前的把握就是在进行自欺。首先是被欺骗的和欺骗的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作为欺骗者，我应该知道在我被欺骗时对我掩盖着的真情。更确切地说，我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这真情以便我更加仔细地把这真情隐瞒起来——这二者并不是发生在时间性的两个不同瞬间——这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允许恢复二元性外表的——然而是在同一个谋



划的统一结构中。那么如果制约着说谎的二元性被取消了，说谎如何能继续存在呢？在这个难题中又加进了一个从意识的整个半透明性中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困难。既然意识的存在就是对存在的意识，体验到自欺的人就应该有（对）自欺（的）意识，似乎至少在我意识到我的自欺这点上，我应该是真诚的。但是那时整个这种心理体系都消失了。事实上，人们会承认，如果我毫不犹豫地，犬儒主义式地试图欺骗我自己，我的这个活动会完全失败，说谎在注视之下就后退并溃败了；欺骗我的意识在作为其条件的我的谋划的内部被无情地确立起来，这就从后面破坏了说谎。那里有一个逐渐消失的现象，它只在它自己的区别中并通过这区别而存在。当然，这些现象是常见的，我们将看到事实上有一种自欺的“渐趋消失”，显然，自欺永远摇摆于真诚和犬儒主义之间，自欺的存在是非常不可靠的，如果自欺属于人们能够称之为“可以转移的”那类心理结构，它就仍然表现为一种自治的、持久的形式；它对大部分人来说就甚至能够是生活的正常面貌。人们能在自欺中生活，这不是说人们就不会有突然被犬儒主义或真诚唤醒的可能，而是说这意味着一种稳定而特殊的生活风格。既然我们不能否认也不能承认自欺，我们似乎走到了极端窘迫的地步。

本能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为它不是自为地存在的。它简单地存在，正如这桌子既不自在地是真的或假的，而只是实在的一样。至于本能的意识象征化，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作表象而应看作实在的心理事实。恐怖症、口误、梦幻都是作为具体的意识事实而真实地存在的，同理类推，说谎者的话语和态度是具体的真实存在着的行为。主体仅仅面对这些现象，正如被欺骗者面对欺骗者的行为一样。主体在这些行为的实在中看见这些现象，并且应该解释它们。存在着欺骗者的行为的真情：如果被骗者能



把这些行为同欺骗者所处的处境及他说谎的谋划联系起来，这些行为作为说谎行为成为这真情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有一种象征性活动的真情：当精神分析者把这种活动同病人的历史环境、他们表现出来的潜意识情结、对潜意识压抑力的阻挡联系起来时，他发现的正是这种真情。主体弄错了他的行为的意义，他在这些行为的具体存在而不是在它们的“真情”中把握它们，这是由于没有能从一个原始处境和对他总是陌生的心理结构中派生出这些行为。

若进一步地考察精神分析法的理论，我们就会看到它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简单。就精神分析法的假说而言，把“这个”表述为一个事物是不准确的，因为事物同人们对它所做的猜测毫无关系，而“这个”则相反，它在这些猜测接近事实时则被这些猜测触及。弗洛伊德确实在第一阶段的结束时，当这医生接近了真理时指出了反抗。这些反抗是客观的、从外面把握的行为：病人表现出怀疑、拒绝说话、交代一些荒诞不经的梦、有时甚至完全逃避精神分析法的治疗。最好还是允许病人问他本身的什么部分能够这样反抗。这不能被认为是意识的行为的心理整体的“我”：事实上，不能想像这精神病医生接近了目的，因为这“我”与他自己的反应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严格来说是精神病医生本人。充其量他能客观地估价发布出来的假说的或然性程度，正像精神分析法的目击者所能做的而且是根据这些假说所解释的主观行为的程度所能做的那样。此外，这种或然性对他来说似乎接近了确实性，他不可能受到它的损害，因为通常，正是他通过一种有意识的决定走上了精神分析法的治疗道路。人们会不会说病人被精神分析者每天向他做出的启示所搅扰，在精神分析法眼中他装作要继续治疗而实际上是在企图逃避这些启示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再可能求助于潜意识来解释自欺；自欺连同它的所



有矛盾存在着，它充满着意识。精神分析者并不希望这样来解释这些反抗：这些反抗是喑哑昏暗的，它们来自远处，它们是扎根在人们想解释清楚的事件本身之中的。

如果我们事实上拒绝精神分析法物化的语言和神话，我们就会发觉，潜意识压抑力为了发挥它的识别的主动性，就应该认识它所压抑的东西。如果我们确实放弃了所有把这种压抑力表述为盲目力量的冲突的隐喻，力量就恰恰要承认潜意识压抑力应该选择，而且为了选择要再次出现。否则它为什么放过了合法的性刺激呢？为什么容忍需求（饥饿、口渴、困倦）在清醒的意识中表现出来呢？如何解释它能放松它的监视，它甚至能被本能的掩饰所欺骗呢？但是它仅能分辨出那些可诅咒的意向是不够的，它还应该把这些意向看作是要压抑的东西，它在压抑力那里至少是包含着代表它自己的能动性的东西。总之，潜意识压抑力没有对识别可压抑的刺激的意识，它如何能识别它们呢？人们能设想对自我无知的知吗？阿兰说过，知，就是人们知其然在知。我们毋宁说：一切知都是对知的意识。病人的反抗在潜意识压抑力的范围内意味着被压抑东西的一种表现，意味着对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所追求的目标的理解，以及一种综合联系的活动，潜意识压抑力用这种综合联系活动来对照被压抑的情结的真理和针对着这种情结的精神分析假说。这些不同的作用反过来又意味着潜意识压抑力意识到自我。但是潜意识压抑力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什么类型的呢？它应该是（对）要成为去压抑的意向的意识（的），但这恰恰是为了不成为对它的意识。那除了说潜意识压抑力应该是自欺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精神分析法完全没有使我们获胜，为了消除自欺，它又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了一个自主的自欺的意识。他致力要确立一个真正的二元性——而甚至一个三位一体（用潜意识压抑力来解释的超个人的本我、自我、



超自我)只是得到了一种字面上的专门术语。对某物“佯做不见”的反思观念的本质本身,包含着同一心理的统一,并且因此包含这统一内部的双重能动性,一方面倾向于保持及发现隐藏的事物;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拒绝并掩盖这事物。这种能动性的两方面的任何一面都是另一面的补充,就是说它把对方包含在它的存在中。精神分析法用潜意识压抑力把意识和潜意识分开,但却未能够把活动的两个阶段分开,因为性欲是一种趋向有意识表达的盲目欲求,而且意识现象是被动和弄虚作假的结果:性欲仅仅是把排斥力和吸引力这双重能动性限定在压抑力的范围内。此外,还要建立整体现象统一的不同环节间的可领悟的联系,为的是分析这个统一体。被压抑的意向如果不包括(1)对被压抑的意识,(2)对因为意识是其所是而被拒绝的意识,(3)乔装改扮的谋划,它如何能“自我乔装改扮”呢?没有任何一种凝聚或情移的机械理论能够解释其意向向本身体验到的那些变化,因为对乔装改扮过程的描述意味着隐晦地求助于合目的性。如果在压抑力之外,意识并不包括对于那种同时被欲望和被禁止的、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模糊理解,又如何分析伴随有意向的象征性及意识性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意或烦恼呢?由于否定心理的意识统一性,弗洛伊德被迫处处暗示一种神奇的统一,这种统一越过种种障碍把一些互相间隔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正如原始人的参与统一了被魔魔法迷惑的人和根据这个人的形象制作出来的蜡人一样。潜意识的“情欲”受到“被压抑的”或“可诅咒”的参与的影响,这种参与完全通过这情欲而扩展开来,给这情欲涂上色彩并不可思议地促使它象征化。意识现象完全染上了象征的意义的色调,尽管它本身不可能以清醒的意识领会这意义。但是除了他的原则的低下外,通过魔术来解释也消除不了两种矛盾而互补的结构的存在——在潜意识等级,在压抑力等级和意识等级上——它们互



相包含又互相抵消。人们使自欺实体化和“物化”，人们并没有避开它。正是这点促使一个维也纳的精神病医生斯特克尔背叛了精神分析法的信仰并在《冷漠的女人》中写道：“每当我能把我的研究推到足够远时，我都观察到精神病的症结是有意识的。”他的著作中援引的情况证明了弗洛伊德主义所不可能分析的病理性的自欺。例如，有一些对夫妇生活失望而性欲冷淡的妇女，她们终于掩盖了性活动带给她们的乐趣。首先人们会注意到，对她们来说，关键不是在于否认陷在半生理的黑暗中的根深情结，而在于可客观觉察的行为，她们在把握这些行为时不能不记下东西，常常是丈夫向斯特克尔披露，他的妻子曾经显示出了对象的快乐，而被询问的妇女却粗暴地否认这些快乐的表现。这里涉及到一种排解的活动。斯特克尔会导引出的一些坦白使我们得知这些患病理的性冷感症的妇女努力在她们害怕的快意来到之前排解它们，例如，许多人在性活动时把她们的思想转向日常的工作，做她们家流的流水账。谁会说这是无意识的？如果患性冷感症妇女也排解她对体会到的愉快的意识，这一点不是犬儒主义的而完全是与她本身一致的：这正是为了向她自己证明她是性冷感症患者。我们刚才探讨了自欺的现象，为不眷恋于体验到的快乐所尽的努力意味着承认快乐是被体验到了，并且显然，这些努力承认它是为了否认它。



2. 自欺的行为

如果我们想摆脱困境，就应该更仔细地考察自欺的行为并试着去描述它。这种描述也许能使我们更直截了当地确立自欺的可能性的条件，就是说，回答我们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如果人应该能够是自欺的，那他在他的存在中应该是什么？

例如，这是一位初次赴约的女子。她很清楚地知道与她说话的人对她抱有的意图。她也知道她或早或迟要做出决定。但是她不想对此显得急迫：她只是迷恋于他谦恭、谨慎的态度对她显示出来的东西。她不把这种行为当作实现人们称之为“最初接近”的企图来把握，她不想看到这种行为表示的时间性发展可能性：她把这种举止限定在它现在所是范围内，她不想理解人家对她说的话中间的言外之意，如果人家对她说：“我如此钦慕您”，她消除了这句话深处的性的含意，她把被它认作是客观品质的直接意义赋予她的对话者的话语和行为。与她说话的人在她看来似乎是真诚的和恭敬的，就和桌子是圆的或方的，壁纸是蓝的或灰的一样。附属于与她说话的那个人的诸种品质被凝固在一种物化的永恒性中，这种永恒性只不过是这些品质的精确现时在时间之流中的投影。因为她不了解她希望的事情：她深深地感受到她激起



的情欲，但是粗野的和赤裸裸的情欲会使她受辱并使她恐惧。她不会感到只是单纯的尊敬的任何魅力。为了满足她，需要有一种完全是向她这个人表示的感情，就是说，向着她的全部自由表示的并承认她的自由的感情。但是同时，这种感情应该完全是情欲，就是说，这种感情借助于她的作为对象的身体。这次她拒绝领会是其所是的情欲，她甚至不给它名称，她只是在欲望向仰慕、尊重、尊敬自我超越的范围内在它完全消失在它造成的更高的形式中的时候才承认它，以致不再只是把欲望想像为一种热情和亲密。但是这时人家抓住她的手。她的对话者的这种活动很可能因唤起一个直接决定而改变境况：任凭他抓住这只手，这本身就是赞同了调情，就是参与。收回这只手，就是打断了造成这个时刻的魅力的暧昧而不稳定的和谐。关键在于把决定的时刻尽可能地向后延迟。人们知道那时的结果是：年轻的女子不管她的手，但是她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她没有察觉到它，因为她碰巧在此刻完全成为精神。她把她的对话者一直带到爱情思辩的最高境界，她谈论她的生活，她按她的本质面目显示出自己：一个人，一个意识。在这个时刻，身体和心灵的分离就完成了；她的手毫无活力地停留在她的伙伴的温暖的手之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像一个物件一样。

我们可以说，这女子是自欺的。但是我们立即发现她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维持这种自欺。她把她的同伴的行为归结为以自在的方式存在，从而解除了她的同伴的行为的危险性。当她把情欲理解为不是其所是的时候，也就是说，承认它是超越性的时候，她是能够享受她的情欲的。最后，正是由于沉湎在她自己的身体的存在之中——直到也许是心烦意乱的程度——她实现了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她从她的高度把它看作事件能作用到的被动对象，但是这被动的对象既不可能刺激起这些事件也不可能避开它们，因

